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三

皇朝盛事引

王世貞曰不佞少登朝則好聞公卿將相之業而會

我

國家代承平文武隔判若涇渭又士非明經進士不

得都高位乃至薦紳極三公止伯爵

郊廟不推恩蔭叙不屑顯而戚貴世臣名爲三公而

實不與以故視前代少遜焉即宰相世系不能表矣

余故竊記其一二盛者書之以附於唐卓異記之末

云

皇朝盛事

太倉王世貞

慶成王百子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

一門高第

謝文正遷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丕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諭德文叙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通泰以

諒復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盛者也黄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狀元鶴齡孫進贊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璟俱進士及第孫文恪璧及第而子鋋鄉薦第一鏓會試第一兄堪武會舉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鶴少保守禮與其孫職俱山東解元若兄弟高科如永樂甲申周鼎子遜長史孟簡同

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文憲時中狀元文思華中會元然是從兄伯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參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諡文楊光祿惟聰巳卯解元辛卯狀元而兄庶子惟傑丙戌及第尤爲盛事吾州王太史錫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復會試第五人

公侯父在受封

洪武中李文忠以浙江行省平章封曹國公而父貞以恩親封侯如子謝顯以都督僉事封梁國公而父

泉以致仕都督封亦如子永樂初鄭亨以都督僉事封武安侯父用以致仕千戸封亦如子嘉靖初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封新建伯其父南京吏部尚書華尚在亦封如子

孤卿封父

內閣則黄公淮李公賢楊公廷和父封少保劉公珝嚴公訥父封太子太保李公春芳父封少傅進少師張公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封尚書則彭公時劉公吉內淮翊及嚴公李公皆得歸養

彭公文穊義後公七年始卒

出將入相

國初徐太傅達出爲征　大將軍入爲中書右丞相

正德中楊文襄一淸以三邊總督入爲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致仕後落致仕復爲三邊總督入爲內閣大學士

歷任三公

太師太傅有超授者惟郭翊公勛朱成公希忠自太保太傅以至太師叙遷爲盛

父子封王

隴西恭獻王李貞子岐陽武靖王文忠黔寧昭靖王沐英子定遠忠敬王晟東平武烈王朱能子平陰武愍王勇　凡三家

三代封王

河間忠武王張玉子定興忠烈王輔孫寧陽恭靖王懋凡三代王東平朱武烈王能子平陰武愍王勇又再世而定襄恭靖王希忠繼之亦可稱三代也

一門兩公

中山王首佐　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國公世世承襲嗣公輝祖既殉節以終次子增壽復以龍潛潮戴贈爵上公封國於定一門兩公往往對掌二都兵政諸勲貴無敢埒者又三女一爲　文皇后一爲　代簡王妃一爲　安惠王妃

父子三公

太師英公張輔子懋復爲太師俱加階特進俱勲左柱國俱再知　經筵事俱再監修　國史足稱東第之冠其次則朱保公永爲太師子暉爲太保孫倫昌

侯繼宗爲太傅子銘爲太保

三代尚書

尚書宰執大臣漢則楊震四公唐則張嘉貞三相耳國朝尤不易得唯南京兵部尚書林公瀚瀚子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庭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燫

三代進士相見

國朝以進士爲榮海內世家三代中進士者固多只祖孫父子相見者絕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太守子應亮嘉靖壬辰進士爲戶

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爲廣東提學副使浙江烏程縣黃份嘉靖辛丑進士爲禮部尚書子道醇萬曆癸未進士爲給事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爲禮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乃稀有之事而林氏尤享上壽兆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尤難得

兄弟尚主

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琥瑛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鎭守甘肅

婦翁與婿同時大位

國朝婦翁與婿同時大位者洪武初宋國公馮勝以大將軍北討婿鄭國公常茂參其軍事學士劉三吾預機密婿趙勉為戶部尚書正德中劉文端經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婿曹元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入閣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婿費宏為大學士陳金為少保左都御史婿蔣冕為大學士嘉靖中吳太保鵬為吏部尚書婿董份為學士亦遷禮部尚書

師弟同居內閣

正德中楊少師廷和爲宮保靳貴座主靳公又嘗受業楊少師一淸先後同居內閣袁少傅煒爲少師徐階督學所取士少保張居正爲徐階教習庶吉士俱同居內閣又弘治乙丑少傅謝遷廷試讀卷己丑與門生翟鑾同居內閣正德庚辰少保石瑤以禮侍主考及丁亥罷相門生張孚敬實代之嘉靖戊戌分宜以禮書知貢舉辛酉與門生袁煒同居內閣

林下九相

萬曆元年少傅李本復姓呂太子太保嚴訥少師徐

階李春芳前少師高拱少傅郭朴陳以勤少保殷士儋太子太保趙貞吉凡九人皆一品腰玉逍遥林下不惟我朝所無而亦前代所未見者

浙江三大功臣

洪武三年庚戌御史中丞劉基以謀策功封誠意伯天順十四年巳巳兵部尚書于謙以靖亂功加少保正德十六年辛巳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以擒叛功封新建伯文臣中最爲灼然者皆浙産也劉贈太師于贈太傅王贈侯皆在易世論定之後

內閣江西

永樂初元選翰林臣入內閣而江西居其五曰吉水解縉胡文穆廣廬陵楊文貞士奇南昌胡儼新淦金文靖幼孜縉廣士奇又皆吉安府人正統來文貞以少師首揆而泰和王文端直長吏部景泰中文端以少傅長吏部而廬陵陳公循以少保首揆亦皆吉安人也

一郡文武之盛

國初浦江宋承旨濂義烏王侍制禕胡教授翰蘇編

修衡以文章名天下而皆爲金華人青田劉中丞基龍泉章中丞溢胡郡伯深麗水葉郡侯琛亦文章士而劉以武功顯皆爲處州人既盛且奇

蘇州盛事

會元七人常熟施槃太倉吳鉞即陸鉞也長洲吳寬吳縣王鏊吳江趙寬常熟瞿景淳太倉王錫爵

狀元六人吳縣施槃長洲吳寬崑山毛澄朱希周顧鼎臣吳縣申時行又崑山沈祭酒坤係原籍亦當爲七人壬戌壬申二元尤爲奇絕

內閣七人吳縣張學士益徐恭蓋有貞王武英鏊崑山顧武英鼎臣常熟嚴武英訥吳縣申中極時行太倉王武英錫爵

伯爵一人徐有貞

嚴州盛事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文敏夔以太子少保爲吏部尚書又商公以乙卯解元爲乙丑省殿元姚公以辛酉解元爲壬戌省元二甲傳臚商公自修撰超

入內閣姚白給事中超拜侍郎可謂一時之盛矣

一郡兩元

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會元楊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徐時行吳縣人會元王錫爵太倉人俱蘇州府

一郡三及第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艮吉水人第三名李貫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

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
楊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
第三名王訓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而
內閣學士讀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
儼金幼孜皆江西共三人皆吉安府

一榜三傳臚

正統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
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
府

國初三遺老

元楊維禎爲浙江儒學提舉　國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爲武康尹入　國朝五司闈浙文衡一考會試九十三而卒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　國朝一主河南鄉試至一百餘年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其耆德爲　昭代之盛

十知貢舉

胡忠安公濙爲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爲會試知貢舉官古今罕有

享國長久

親王享國長久者　代簡王桂六十九年　慶靖五梅　寧獻王權俱六十八年　德莊王見潾六十二年　瀋莊王幼學五十九年　周定王橚五十七年　襄憲王瞻墡五十五年　衡恭王祐楎五十一年

大臣耆壽

大臣耆壽至九十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陳公雍俱九十二嘉靖中廣東按臣言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

請賜存問已之又五年而卒嘉靖末阾尚書茂堅萬曆初王尚書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卒方尚書鈍以九十卒應尚書大猷今九十四尚無恙諸子俱貴顯其尚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忠安濙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瑶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徒從儉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麟俱八十八馬端肅文升林司徒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商襄毅輅劉清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單司馬安仁楊宗伯翥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王安簡宗彝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朱宗伯恩

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翙崔司空文奎賈文靖
詠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
賓客儼劉宮保璋薛司馬遠尹文和直毛文簡紀羅
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張恭肅潤俱八十三陸康僖
瑜尹恭簡旻李襄敏秉閔莊靖珪焦泌陽芳李恭襄
鐩劉司寇纓聞莊靖淵俱八十二徐宗伯縉侯司空
瓚洪太保鍾林司寇泮周司寇倫俱八十一俞司寇
士悅苗文康衷何司馬鑑弼司徒泰王司寇鑑之孫
司徒交楊司徒濂俱八十

高年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姚大中入見便殿錫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韓王奏群牧所千戸朱政曾祖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千戸致仕詔倩鏞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弘治中吾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益人瑞狀坊 眞盛事也

累朝舊德

黃文簡以永樂甲申登會試以宣德癸丑少保致仕相去三十年謝文正以弘治乙卯入相至嘉靖戊子復召相去亦三十年可謂舊德

兩丙辰狀元

吾吳朱恭靖希周弘治丙辰狀元盛德爲天下師表雖壽止八十四然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歿亦吾吳盛事也

三戊狀元名姓

無錫孫狀元繼皐以萬曆甲戌及第而景泰正德兩甲戌狀元乃孫賢唐皐也以孫而繼皐若兼兩甲戌狀元而興者豈命名之始卽有數耶亦稱奇

早達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荐董侍東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襄一淸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饒少師啓正

中鄉魁

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吉傳燦王守鄒廷幹舉進士馬工部述余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以戰功僉都督

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備楊文襄一清王侍講洪王參政慎中汝楠俱第進士奇龍洪鍾舉進士是年李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儋中鄉魁

十九歲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楊文忠廷和何少宰孟

春陳中丞燿蔡尚書克廉俱舉進士

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

俱中會元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解學士縉向右都

錢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

右都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太宰用賓方

少傅逢時俱登第

二十八歲沐定遠晟封黔國公

晚達

劉文介儼以四十九嘗學士槃以五十四歷修撰學

以五十八俱登狀元金編修達以五十八會元及第惟張文忠四十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者十二年亦奇遇也

少年狀元

費宏二十林大欽二十二施槃二十三朱希周楊愼俱二十四孫繼皐二十五胡廣彭教張昇龔用卿羅洪先俱二十六謝遷秦鳴雷俱二十七丁顯康海申時行俱二十八蕭時中陳循柯潛陳謹俱二十九

少年會元

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鄒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玘唐順之俱二十三陳瀾二十四陸鉞趙寬李舜臣俱二十五洪英王鏊汪俊俱二十六陳璉劉定之梁儲儲巏邵銳霍韜俱二十八姚夔王錫爵陳棟田一儁俱二十九

少年解元二十歲以下

廣西蔣冕十五歲南直隸余毅中廣東馬極俱十七歲

文貞奇遇

楊文貞公士奇不由科目以布衣爲輔導東宮居內閣首揆典銅章詔定大禮授冊三總裁國史主會試及京試各再備極儒林之榮可謂遐矣

三元

國朝商少保輅正統乙卯領解浙江乙丑爲會試廷試第一人士林艷羨商公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進士四年而以修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而復入入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尤爲奇也

雙槐歲抄

香山黃瑜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邃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初　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　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丸爗爗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昳時也河上

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
幛鄰有一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
百餘步自是宅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卧忽煜爚若
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
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袍襖裙
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群臣奉
上爲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吳元

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爲左相國達爲右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 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右爲尊就坐以左爲尊其得禮意由近蟄數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於

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爲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間于化古朴奏言家貧願仕冀得祿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

四代通體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紹同陞庶子劉學士宣化儼戲謂文安曰先生眞庶子也蓋公本庶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石潭先生髦將納其母側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爲留氏鄉人嘗許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母寔劉氏也其後將立祠堂故爲異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呆齋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儒者未必皆同今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時整齊同作一大龕

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寬府公號名儒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葢而彌彰如此禮貴謹始可不鑒哉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宣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枯中潛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旣而三人皆去惟賢

獨留人以爲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其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潔紅者曰宮錦紅濃紅者曰醉仙顔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官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椓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莊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其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椓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為郕王歸西內

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
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爲
懷獻世子肅孝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號
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
書之癸丑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諡曰戾唐氏等妃
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諡郕戾王爲
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諡景皇后予按建
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都
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諡爲孝愍然非　上意也例

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歟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僚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

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攘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將率羣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退翰林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上感動 世后亦悟即傳 旨諭羣臣曰卿等所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裕陵廟因朕素志但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

禮所幸　聖慈開喻特賜允許卿等其如前議施行
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後渠雜識

相臺崔銑

楊繼宗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官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攬公鬚目比聞楊繼宗名今親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憲皇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非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　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趣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成化初賢遺喪奪情實　憲皇固留云

王忠肅

王忠肅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信任仲孫以

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所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

英皇

英宗於便殿屏左右謂李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柰何賢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曾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巳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

李巡撫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菱藕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即出牒取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即索金錢內又出牒取庫金錢入簿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務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公有大節持風裁游吳御史皆敬憚公公誅鋤姦豪蠹抉手欵跡俱得臣過即止不深究超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

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由是權貴斂跡

楊知府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窺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部欲出之廼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

梁儉菴

梁儉菴爲戸部侍郎廷臣以戸部尚書乃國計大臣

總領財賦得人實難太宰許公獨薦公堪任復陞戶部尚書不數月　上手敕命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蓋異典也公即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罷公議居多上論人服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者四事　上命公兼掌刑部印信勘問之數日間四事俱得其擬罪各當奏上　上覽之喜謂中官張佐曰得尚書如才者十二員朕無憂矣嘗詔還梁儉菴司徒途人丐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

韓忠定

韓忠定年五十時喪其配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妾為勸言及輙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卒獨處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敎[illegible]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耿九疇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黜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

淸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因禮部缺人　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

曹文忠

曹文忠鼐爲人疏通俊爽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及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

業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于雍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顧御史

宣德初許臣僚燕樂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顧公為都御史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望其風采元勲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司周景貪淫無度公劾欲除之累置之法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撥亂之志正統初以疾乞歸繼其位者莫能及也

古穰雜錄

南陽李賢

奏對

楊文定爲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寛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亦難得也退采文帝闗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

守正

康齋先生辭官還鄉遭風舟幾覆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衆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父任司成在京時命先生還鄉畢姻至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及赴京拜父拜畢始入室祭酒劉父執也自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尚拜恐勞尊凡行類此

視學

魏文靖為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者俟

一更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攜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恒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

儀望

陳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瞻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向罰不輕容或有所稟啓於對君之理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始了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森嚴雖　朝廷之上不是過也

機變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累立邊功善騎射發則賊應絃而斃百無一失歷歷將帥能用奇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 人憚之呼爲楊王初爲指揮杜衡所誣魏尚書論救貶衡繼爲部卒李友全所奏 天子付洪自治故得成其功名己巳之變人心驚疑公與于謙等守護京師賴以再安其用兵紀律士卒用命爲一時巨擘焉

典文

楊文定溥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文曰

初學小子當迴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倫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重于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卒于已在禁近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離人兩高之

耆德

南京吏部魏文靖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耆德請如漢故事優禮之 上御奉天門敕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伯齡業有德望朕深嘉悅其 敕遣行人存問 賜羊酒有

司月給米三石贍之　敕未臨浙而公薨

理學

吉水羅公倫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宜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

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存養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又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欲從遊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閒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又資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

宅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歸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璡獨不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王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能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聞喪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挽詩數月纔經哀戚之情甚畧

好人好官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恥干于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日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

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才位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陞通政司參議不以為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誠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為屈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如才也

吏部

吏部侍郎員缺　上召李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命下士類皆悅

震澤紀聞

吳門王鏊

景清

清陜西眞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史文皇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罵不已　上責之曰勿謂吾爲天子卽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應曰君今日尚得爲親王耶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　上衣遂磔之夷其九族久之　上晝寢夢清入

繞殿追之曰淸猶能爲觸邪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數百千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爲墟焉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爲山東布政使　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擊其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　文皇從之既即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　仁宗即位赦出之

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寛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小河

保兒恰幾及　上馬忽蹶乃免　文皇既正位問小
河之戰窘我者誰或曰保兒也召至問曰彼時汝得
朕將何爲保兒曰殺之耳　上命引出斬之既而曰
忠臣也赦之以爲北平都司他日　上至北平見保
兒曰汝猶在乎保兒懼乃縊

戴元禮

元禮浙之金華人爲醫得丹溪之傳洪武中官太醫
院尚書嚴震直病　上謂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
罪應手而愈後　上疾大漸強起坐便殿召諸侍醫

數以用藥無狀賜死詔元禮有仁義特生之令致仕

太宗在潛邸得瘕疾韓公懋治之輒愈俄復發如是數四公懋曰臣技竭矣元禮嘗能治之乃召之至問所用藥公懋以告曰皆是也又問　上所嗜曰生芹曰吾得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　上暴下明視之皆細蝗也蓋食生芹所致耳有妃嗜燒酒患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為矣十年果卒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　天子亦以先

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問諸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　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　上問

何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觀之信　上甚悦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求甚與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馬琎

琎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

修寰宇通志堆求人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啚內閣
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縣丞某陳循舉其鄉
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温良高穀舉其壻王清商輅舉
其姻蔣銘良誠因舉並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並獨
擢爲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
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
餘人誅之並內倚中貴外任權要富侈驕淫荒于聲
色一旦暴死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輒與人對奕終日抵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當為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隣也溥嘗教內豎後多顯者每來謁必招文共飲及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教也伴讀　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

使人微詗之時倫侍從甚多詗者雜其中倫以爲溥使溥又以爲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間 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已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賢問何爲文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人俱及於貶

汪裕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爲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夷

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曩罕弄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寶井陪粧孟密以是日富強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訴于朝孟密以寶貨賂[illegible]尚行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勑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爲安撫司宗盡以所侵木邦地畀之而木邦勢寖弱反出其下蠻莫之患由此起至今爲梗云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

成禍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以給之溥沒未久爭訟紛紜

丘濬

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務於矯俗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袞袞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

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

菽園雜記

崑山陸容

德量

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覩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爭奔去公好食爆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畢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食入鹽故多鹹不可食也

人服其量

仁厚

魏文靖公爲南禮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詗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裹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良師

巡撫周文襄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

諭朱晃叱卓隸令止進內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人見後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聽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晃爲教授且詔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容恕

陳恭愍鎰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外臺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民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

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　朝廷以二人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爲定規王後遇公即有忿然不樂之意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所爲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較

馭遠

大同猫兒莊本遠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夔爲禮部奏請進宴賞賜一切裁減　使行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違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

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逃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處

極孝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當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惶懼自是赴席蚤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効也

正色

成化中劉忠宣與同寮會飲有誉威寧伯之才者公

正色曰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畧邪不用以爲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倖以取功名名節旣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爲之肅然

敬仰

羅一峯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夫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沿當下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

獄之先生遂得免

謝劉

夏忠靖公永樂間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晨起如厠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而行給事給事對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孝選

翰林編修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

者克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繁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明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爲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爲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借此以掩人耳目虛應故事耳使爲吏部者以公天下爲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句

又數稱舒五六人中其俊者一人奏　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直言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寵遇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　仁宗居東宮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怒謂其離間骨肉縉由此得罪黜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

言

卓影辟邪

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裝之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間外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為何物也

木波城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為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

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嶽鎮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旣不能毀而又奏請重修之失禮甚矣況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過也

異刀

莊浪衆將趙安見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

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口要見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爲之備以是守邊有年則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是摧其功不得陞

俗諱

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諱離散以梨爲圓果傘爲竪笠諱狼藉以榔槌爲興哥諱惱躁以謝竈爲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山歌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個梳做盤龍髻小個梳做楊籃頭不知何意米廷評樹之嘗以問子予思之翌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青衫

新舉人朝見着青衫不着襴衫者聞始於　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着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無鬚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爲笑

冬春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舂白以蓄之名冬舂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爲此及冬預爲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爲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舂者多碎而爲粞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舂之

祀師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爲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

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

公生門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舖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爲無意義多譁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爲然衆乃服

僭稱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僭擬以尊之今人稱郎中鑷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

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并卒名分不明之稱習也

國初有禁

隸巾

南京各部皂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邏卒常陰伺諸司得失禮部皂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仁廟為皇太子監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

易字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佰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

經 [illegible]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勖嘗以永樂間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刪正自爲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盍訂正經籍所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老臣

高皇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朴當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　上默然翌日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爲元死節蓋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

莘野纂聞

吳郡伍餘福

終南勇士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怖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嬌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

其姓氏具告以失路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木介

正德巳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東死者塞途自胥門河以及震澤水不流澌或有事輒踏冰以行偶從來者問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尚有木介焉問何以言之曰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爲兵兆云

安化伏誅

安化王寘鐇據寧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誓書約為內應而寧夏都指揮何錦輩又從而附之假僞符以號召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 詔率兵討之擒瑾輩并檻車寘鐇械送 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寘鐇而瑾實先之則瑾其首誅耳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協善類觀者側目 皇上赫然斯怒密用廷臣計遂籍其家得玉琴獅蠻帶及金寶奇物無慮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寘鐇死仍加瑾以

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臣等悉就顯戮

蘭谿節婦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同邑孫景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卒且死鍾氏環室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粒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以九月二十日發喪鍾氏知之默檢殉葬儀衞自靈座外更設一座以自待忽語其姑曰若無伯叔則當奉舅姑今伯叔俱在妾無慮矣語畢而其姑在醉中憒如也翌旦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

十有五衆皆旒湖部使者爲之奏賜塋祠致祭焉

葉湘屍辭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貿一舟行至瀲山湖日就頓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給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爲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投首遂沉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訴諸卜者得凶兆尋卽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槳者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君見湖中李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溺湘魄也第不知謀自何

人皆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詣臬失措且自附以神語有司檢之勒其實即殺湘者也移檄檢之果然卒抵罪予友閻起山爲作傳以著其事

李貞伯諫草

李應禎先生當 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 內閣有 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 憲考可其奏遂寢至今諫草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焉

成器哭劉球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衆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輙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爲爲之者后數年而球之子釴事釴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陳韓二貴相

吾蘇陳僖敏公鎰韓都御史雍並為郡上弟子員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第進士為顯官皆以勳名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於塵埃中矣良可忽哉

楊尚書厚德

希顏先生楊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遨遊間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

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葢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之所交惟以茂相讓而士奇德之逆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將公在京邸都有惡少傷之公不爲意至慮以驢鳴駭其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德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噍類而家乘世守之物往往流落人間可惜也嗚呼豈天之於作善者食其報耶

北寺浮圖災

浮圖九級奠吳城卧龍街上作爲雄鎮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爲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毘荼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久之以爲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仍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爲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藏舍利者即其所也

未幾流聞日急俗以爲兆而竟不驗然則滸關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吳甘泉數學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鄉御史俞公諫撫吳郡諜報者日至公以爲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曰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葬事而甘泉適至試以葬日陰晴

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料所著數書千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默然不答惟曰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郎山奏捷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衆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悉皆風靡　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秋八月吾鄉水村陸公完以都御史擢將備提兵自山東而下晝擊夜馳窮追罔懈偵其稅駕馬而舟渡江抵郎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集兵而風雨猝至賊衆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又曰此天亡賊也遂衝濤而進登郎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赤葢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

山之瑞者也公將獻俘于　朝而先梟其羽翼者以
示衆於是賊節於蘇而韓公不得專美有宋矣

駒陰冗記

古番闓莊

壽愷堂

胡忠安公淡天順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愷一時以為異

二屠通譜

鄞太宰屠公滽掌銓曹時平湖屠公勲亦掌南銓二屠源流莫考朝紳以其一時並掌兩京冢部聯棒競

貴遂爲通譜二家子姓貴盛望於兩浙蓋近時鮮儷云

詩規性急

定海沃太守泮性褊急宦路鮮合者太傅王襄敏公越嘗爲詩規之有云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從寬貴賞正是三公路莫負吾儒洗眼看沃公終不能用晚年家居猶指摘大臣過失訐奏坐戍榆林竟苦特甚久之宥還

背對獄吏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對衆獄忽有句云水上凍水水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冒死敢對公曰汝能對貸汝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撫掌稱善果爲減死或謂不若空中擁霧霧成雲雲騰雨致更爲順但見日意於囚爲當耳

塵勞詩

吾儕有省祭官京居日頗苦塵勞嘗作絕句云碌碌庸庸立世間朝朝來直到睡時閒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鄭唐恢諧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謔有老人寫眞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燗燗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有隸卒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恨後以恢諧獲儒爲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縧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踢者總倒嘗爲州長

書門聯云祭有春風樂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
敬

尼嫁士人

饒州有女尼從士人張生者鄉士戴宗吉為詩贈之
曰短髮鬆鬆綠未勻袈裟脫卻着紅裙于今嫁與張
郎去巖得僧敲月下門開者痛快為尼者誦此亦增
一粲云

畫菊詩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

畏愀然有感題絕句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況云

陳公眞率

莆田愧齋陳公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罷

古今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

久刪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三萬周公相成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時民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漢平帝時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民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九百六

民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天下戶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至唐承衰中戶三百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

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眞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世祖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

我 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間丁之入籍者十漏六七況自茲以往丁口蕃盛之運將來戶口之登豈止漢唐宋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夢中二恨

張東海先生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恨司馬遷丞改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伊洛之道不信賀

賢閒欽曰此何足恨也使遷遲死史記得完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貴勢利而羞貧賤等病能免之乎古人賢親炙東坡見一從消不信其道使生於後何能信之乎此確論也

南宮試士倡和錄

嘉靖壬辰天下選貢之士就教職試禮部者一百人時六月壬寅也是日兩尚書桂洲夏公言爲詩一律云涼雨堦前老鶴鳴廣堂長日試諸生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須信朱衣能指點未論蘋鑒

盡分明　聖朝雅重師儒職莫使蘇湖獨擅名侍郎未齋顧公掄臣甘泉湛公若水吏部尚書誠齋汪公鋐和焉夏公命諸生皆和諸生各以詩進公諭曰予昔雖以貢來實無與於科甲故吾詩中秋風桂鵰飛騰意吞水魚龍變化情道其實也予昔勉之盍自禮部考試以來未有以詩慰勉諸生者諸生亦未有人人能和者今日亦一奇事也盍相與傳之名之曰南宮試士倡和錄遂合賢稿之梓時傳播甚廣初六部及翰林諸公俱有和欲並入梓夏公謂恐漫衍止取

本部及諸生之作者示師生之義也取誠齋公之作者以諸生人銓選亦門下上也

戒子詩

有張總戎者善吟詩嘗作戒子一章人頗傳誦詩云銀燈剔盡角聲催富貴榮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摶沙寄語兒曹須勉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止飛稅

樂平彭懶農稱守泰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

曰吾寧受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屬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延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宫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

土地天人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

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徹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欲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帷幕土地鰥既朞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仕途相遇

莆田楊汝惠先生初在岸時其友林君生孫汝雨雲同抱出見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歸休矣至嘉靖辛卯楊以貢官廣西永福教

論時年六十餘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仕途相遇之戲其偶後乎

識盜免禍

蘭陽處士丘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佯落簪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悞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

思歸詩

開寧德崔用吉昌州河源縣前三年求歸作詩曰此心元不爲官樂當道云胡不允辭貪餌遊魚隨釣去知還倦鳥傍巢飛除兒孝壽歸戈甲拯溺遲須緩暫絲幾度欲歸歸未得故園松菊繫遐思尋以憂歸不起林居二十年未嘗以私干人時頗稱之

東吳沈周

鷄鳴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撾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衡岳松桂之勝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株眞神幻仙境宜其靈爽妥神安永久無虞更聞天童寺松徑亦二十餘里比之不及焉

陸孟昭好客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泉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搆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宴樂孟昭夜益以佳殽美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爲之傾圮客有戲之

日昨日清風館今朝白米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參政矣其君轉與作那滕某滕因白水村人一時戲語有數存焉

夏友諒詩讖

國初崑山夏友諒仲益生七齡俊讀書有感云更殘燭短可微吟周孔遺書海樣深三千聖賢無復見只存糟粕在人心友諒自少藻思摘發下筆千言年僅十九而沒豈更殘燭短之讖乎

關西李兆先嘲文

艾子之間有云不害蓋然亦有可取者少師西涯李公賓之子兆先幼頡敏過人然游俠無度公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街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紙云今日黃風明日黑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聞者以為笑談

邊軍勞苦

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鎖甲戰裙遮臂等共兵重四十五斤鐵盔鐵腦蓋重七斤頭頂護心鐵勝重五斤弓撒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蒺藜骨朶重三斤

一斤過計八十八斤十余斛之征人因偶成一篇用志遼軍勞苦云征軍莫笑行步難身被戰具八十斤頭盔腦包重得之頭頂掩護門面論唯甲所被四十五腰刀骨朶二四均精工精鐵始合度日夜磨淬光勝銀二五弓箭及其服隨身衣裝八乃足佩多身重難負荷躍須上馬有糧並銀包酒袋烟烘麵得飲馬渴喉且沃將軍令嚴隨截進誓與獨胡爭一鏃此時顧功不顧身刀痕箭瘢無好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使使封侯未堪賤江南一體行伍人美食好衣何苦辛

將錢買貨事游蕩有服不曾經戰塵聽談邊軍都不信亦莫慚愧　朝廷恩

食人易足

婆子最貧得一肉必以煮合家大小傳割一臠噉餘之骨仍傳與老者用刀割其擴屑以此爲飽至晚都吃酪漿于以羊馬駱駝乾爲之味酸能生液可解渴亦止餓如此而已其腸細平生無撑腸之飽故易足也

系民懌喇富翁

弘治中常熟桑民懌通判嘗過富家見其稼穡置田產戲爲戶號遺之曰廣買田產真可愛糧長解頭專等待轉眼過來三四年挑在擔頭無人買近年民家有田二三百畝者官司便報作糧長解戶馬頭百畝上下亦有他差致被賠敗不繼以田典當輸納再不敷者必至監追限期比較往往瘦死者有之往年田畝值銀數兩今畝止一二兩人尚不願售者其低窪官田願給與人承種辦糧不用價人尚有不欲受者其奈　朝廷一應供需歲增月益皆取於民民必取

之以奉上下賴以養身今民不堪命以致傷生破業民悴之言雖曰嚼之切中時病嗚呼惜哉

胡忠安公格言

毘陵白可容爲進士時往候鄉先達大宗伯胡忠安公諄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桃李少種荊棘白公嘗對人稱忠安斯言吾服膺終身享之不盡豈非名言也哉

顧成章俚語

常熟顧成章者善戲謔能以俚語爲詩極有思致

之令人絕倒然亦以此消德甚至嘲人過失輙受毆
亦不經意談笑自若所詠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
者云姑姑嫂嫂會盤嘈日日鬧嘈要八刀拆散一雙
生鴨對分開十隻小雞逃換吹黄亦論類數傳糞油
還迸滴撩只有喜神無用物人家都把火來燒又詠
人家不撿束使女云兩脚塵糟拖破鞋囉唣像甚細
娘家手中托飯沿街喫背上馱拿着處堆開壁借鹽
常討樵對門覓火不擠柴除灰換糞常拖拽扯住油
瓶撒撒飾此等詩皆吳鄉市談令者其機巧可知若

移此以學作詩當有過人之性錄之以示薄德子弟惜其錯用心也

航船詩

嘗見雜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街渾身著水服未死人棺材退殼鱉逃出賊梭下堰來夜深相並處兩篷裁破開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喫之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即愈

前輩風致

詩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氷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若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此詩楊閣老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其子迎于道分贈黄封一壺而術此詩一時傳者爲頷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藹然見於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

翰林清選

長沙李西涯學士東陽居翰林時會失朝有罰翰林舊有語云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失早朝所謂

清逸無他事也西涯續兩何云更有運灰并運炭貴人身上不曾饒一座関然

盛允高宏達

郡人盛泉允高初爲御史有聲後忝事被謫爲某處典史未幾陞某處知縣所至皆有山水之勝爲詩曰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詮可頗信爲知命一度遷移一度間甚有怨而不怒之意

史臣直筆

四明陳子極元季僑居長洲博學善屬文嘗看通鑑

續編大書宋太祖云匡胤自立而還未毀伊忽迅雷擊其家先生端坐不慨曰霆雖擊吾于終不爲之改易也書成行於世

白眉神

教坊妓者以術魘子弟必供奉白眉神朝夕禱之子弟往來不絕至朔望日用手帕與針刺神面謂子弟奸猾打乖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將擲於地令拾之則子弟心悅誠服而不他之矣

翰林戲語

臨川聶大年爲杭州教授以詩文負時名天順初同修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不入館遂至不起翰林諸公惜其不獲見者時童大章在座素善滑稽因曰不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衆爲之閧然盖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

朝士相軋

予聞吾鄉吳原璧云一朝士麻臉鬍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目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鬍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爲之絕

倒又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其主歸見之知其爲孟昭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謁孟昭黑而白齒人皆嘲爲象奴云

前輩風韻

崑山葉文莊公盛爲禮侍轉吏侍禮書桐廬姚公夔治宴於公臺賀之及暮復於私第宴葉公公謝曰何勞鄭重姚公曰某鄉里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意公唯唯而已無何姚公進太宰公置酒往賀執盃獻于

姚公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文莊處事之善如此

詩刺貪徒

富陽俞克明既宦而貧家有田與他塍相連每歲令人侵其畔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節者賦詩一絶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萬年人

翰林謔嘲

河東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謔語嘲之曰邢先生初官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玉皇若

問人問事只說文章不値錢及入太學復夢士神賀曰喜中青錢選才高歷俊英追餘事又夢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皆賠加錢字形甚脩之

大肉治瘴

洞庭賀澤民元忠爲雲南按察副使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腹脹發熱甚亟土人一監生殺犬煮爛之令空心恣食飲酒數盃即去溺溲少候清利其脹漸退蓋大肉能治瘴也

詩戲宦官

大司馬新安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璫安寧將為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巳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者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床安見詩遂分賓主

枝山前聞

長洲祝允明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其恭臣何敢僭褻以入私編然竊聞一二不敢隱默自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固不究心以樂生不娶頗潔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贍給優厚所供錢糧例不倒卷曰要他事神明庶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之外復益予肉人若干日無使饑寒亂性諸

武舞執干盾之屬後易稱甲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
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尚機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咨汝羲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傳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謬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刪其過者爲孟子

節文不以命題取士當時禮部知稽古書傳因凡前
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
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據為不然夫日
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
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
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倚列宿之西一丈許盡
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體不動者
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
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

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
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改正有誤方來今後
學尚書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為
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
俱以天言不如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
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五
穀結實以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
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扶持使強
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

誥則相協厥居事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存自若而奉天勸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制度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蹴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

郎張智同各官奏 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様製再申明整理 智乃奏 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擬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袼褙竹絲添花濫爲違背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曾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緣維繭與手按也

輿地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猶輿典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

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與其水之不爲害者天幸爾爲一涤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策難以言善

沈孝子

吾邑之柏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簡篋中隱君初不爲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爲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

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可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蹝而奉之侗㑥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殊意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餓終不先食之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乃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爲而爲可謂眞孝矣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　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僦船載貲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囊貲富如此

而孑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固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携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决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

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誰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
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
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
政也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　王音洪亮抑揚殊
絳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項
朝士遂爲詩以嘲之曰傳　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
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

此詩問爲誰其人遽曰此王少卿也

盛寅先生

鄕先生盛起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於家久矣急欲椒遂私發而用之既自覺深咎曰豈吾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天象

下洋兵鄧老謂予言向歷諸國惟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于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

州者爲謬也

弄

今人呼屋下小巷爲弄按南史蕭諶按鬱林王出至延德殿西弄弑之不度集韻廈也屏也又作屏𨻼即今稱耳字書又出衖字倍呼弄唐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爲人如蘇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爲人如朱考亭則蒙稚莫不知晦菴彼瑣瑣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

實稱者固多矣自餘閭巷村曲細夫末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甚矣哉至於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

踃名

恬退

林粹夫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囂以著述自娛閒時有頗辭意有所觸則發為樂府命小童歌之歌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閭者率先加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委曲徇其意

巽節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深林處大柘木中出乃伐為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斷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黄冊

天下府州縣黄冊十年一造以一百一十戶為里丁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其不任役者帶管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曰畸零

歲運

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馬驢騾匹二十萬一千一百

金剛鑽

金剛鑽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鷂打食同肉喫于腹中而出入于鷹鷂糞中得之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僞于炭火中燒紅入釅醋中浸之假者跦

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釉在乳鉢
內擂之礬者是也

續史記

張湯傳贊淳曰班固目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
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畧
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
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食其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衡有司馬憙[illegible]

並慕其名

闕名

稀差

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月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魚鳥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覩鳥之所向

時蟲

十二時蟲出南海若大蜥蜴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傷人立死旣潛螫人急走籬落上望其死者家人哭又名籬頭蟲

中和節

二月初一日爲中和節以其揆三陽之中配仁義之和唐德宗時李泌置

遊月宮

中秋夜羅公遠擲杖化爲銀橋請遊月宮見

寒庭女祥仙舞問是何曲曰霓裳羽衣帝記其聲回

遂製其曲舞

平江記事

元　高德基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穀蕩盡吳諺蝦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占之乃爲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肖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吳人自相呼爲獃子又謂之蘇州獃每歲除夕群兒

繞街呼叫云賣癡獃千貫賣汝痴萬貫賣汝獃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人多獃兒輩戲謔之故耳

元貞初升崑山縣爲州州治去府城七十二里延祐中移治太倉未移之先太倉江戶打碗花子遍地盛開民謠云打碗花子開令撒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鼠郎出沒聽事上民復謠云黄郎屋上走州來住不久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峯舊治

元達魯花赤八剌脫因公倜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

嘗以文爲誹謗坐厩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罰一巨觴衆曰如命公曰一字有四個口字一個十字又一字有四個十字一個口字在中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以箸畫案上乃圖畢二字也